

国民党名人之恋



编著 王普兰 胡云生

开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国民党名人之恋

编著

王普兰 胡云生

国民党名人之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封日报印刷厂印制

YNZZI92—176

工本费：3.50

前 言

爱情婚姻是人类的自然欲求。但爱情婚姻必然带有时代的色彩和打着社会、阶级的烙印。民国时期，中国正处在新旧交错的复杂年代，封建的婚姻制度和习俗开始解体而远没有废除，新的婚姻方式开始推广但远没有取代旧的婚姻方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的文臣武将进行恋爱、婚娶，组织家庭，使他们的婚恋色彩斑驳，构成一幅光怪陆离的图画，为人们所乐于知道。

在编著《国民党名将之死》一书时，我们注意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在市政协领导关怀和支持下，我们广采博收，参酌了大量的图书报刊资料，集思广益，集腋成裘，终写出了《国民党名人之恋》一书。

本书尊重客观事实，努力地把真实性、趣味性、知识性和史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书中有选择地记述了数十位国民党政治、军事、外交等界知名人士富有浪漫色彩的恋情和婚娶方式。他们中有的骄奢淫逸，生活腐化，纳妾嫖妓；有的敢于抛弃陈规陋习，大胆追求婚姻自由；有的为了祖国、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颠沛流离，逆境相伴，忠贞不渝；有的苦苦追求，把事业融合在炽热的爱河之中；有的冷酷无情，把婚恋作为上升的阶梯……

通过这一幕幕婚恋的悲喜剧，一支支忧伤而动人的爱情

抒情曲，揭示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情和婚姻状态的某些侧面以及主人公们在处理婚恋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不同志趣、胸怀、品格、情操等等。我们希冀读者展卷之余，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能受到某些启迪和颖悟。至于书中各种人物的政治立场和主张以及功过是非，不是本书叙述的范围，故一概从略。

本书编著过程中，所参阅的书目广泛，恕不一一列举。对热情支持和关怀本书编著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难免，恳请读者和知情人士给以批评，指正。

编 者

1992年7月

目 录

少帅的爱情乐章	(1)
瀚海大波共沉浮	(13)
第一个总统的婚姻	(27)
外交家的罗曼史	(45)
汪精卫的爱情纠葛	(56)
醉雪情	(72)
“小委员长”的婚变	(84)
两戒河山一枝箫	(95)
血染的爱	(105)
梨花海棠相伴老	(115)
双清楼主的大脚姻缘	(122)
宛如梦中一段歌	(133)
名将之恋	(146)
枪口下的爱情	(155)
颠狂振奋的爱	(165)
蒋经国的婚恋内幕	(171)
又到新婚第一宵	(180)
自少结发不下堂	(195)
不尽的情思	(203)
韩复榘婚姻“三步曲”	(211)

虎将的婚恋	(218)
畸形社会的畸形婚姻	(223)
林森终身鳏居之谜	(231)
张灵甫吃醋杀妻	(234)
何健与两个奇女	(237)
戴老板的胡蝶梦	(239)
钱大钧的艳史	(242)
东边日出西边雨	(244)
暮年揽涕梦中人	(247)
她为父写情书	(250)

少帅的爱情乐章

少帅张学良在历史上算是个特殊的人物。被蒋介石囚禁四十余载，凄苦时日。然而，他的罗曼史并没有因此而贫乏苍白，相反，有了这更多的人生跌宕和历史沧桑，才留下了一段段光华四射而又缠绵悱恻的爱情乐章。

古镇结缘

自古以来，父母的包办婚姻，不知摧残了多少人的爱情。就象张作霖为了笼络达尔罕王和掠夺蒙古领土，不惜把二女怀英嫁给了达尔罕王一个半呆半痴的傻儿子为妻，断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四女怀卿也经他包办，与张勋之子张梦潮成婚，一生抑郁，并无爱情。但少帅张学良却例外。

1915年春节刚过，古城奉天还是一片节日气氛。正月初三，年仅14岁的张学良却难违父命，启程到商埠小镇郑家屯去相亲了。

原来早在1908年，张作霖被派驻郑家屯任前路巡防营统领，与商会会长于文斗结成歃血为盟的生死弟兄。张作霖回奉天发迹后，任二十九师师长，在回郑家屯和于文斗叙旧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于文斗的女儿于凤至妩媚俊俏、性情温存。张作霖见茶几上有算命先生刚刚为于文斗的几个女儿卜算的卦贴，随即索要于凤至的卦帖，看有“凤命”两

字，便将卦帖带回。

张作霖认定张学良是“将门虎子”，于凤至是“凤命千金”，乃“天作之合”，遂提出联姻。于家对此当然没有意见，但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后，如晴天霹雳，他万没想到，偌大个奉天城，那么多有姿色的女子不订，偏偏到穷乡僻壤的小镇去聘姑娘，他不相信于凤至是国色天香。和一个毫无共同语言和志趣的女子生活一辈子，岂非一场人为的悲剧吗？震惊之余，他甚至有些愤慨。

张学良来到这个陌生的古镇后，住进了吴俊升的公馆。郑家屯这个地方和于凤至这个人，对他来说，俨如一张白纸。他终日闷在公馆里，闭门谢客，更不肯到古镇西街于家去“相门户”。

正月初八，是相亲的日子。但张学良却托病推辞，开一张彩礼单，让吴俊升给于家送去。万万没想到，于凤至却在彩礼单的背面写了首诗：“古来秦晋事，门第第一桩；行聘时尚早，劝君三思量。”把彩礼退了回来。

诗品即人品，浏览着那四句娟秀的毛笔小楷，张学良心里一亮，这诗非但文笔流畅，而且字句之间，流露出女性的聪颖与自尊。看得出于凤至决非轻荡浮躁、水性杨花。张学良自觉内疚，感到对不住这个未见面的女子，而且心头骤然泛起一股激情。

在来郑家屯之前，张学良就听说于凤至聪颖好学，性情温柔娴淑，容貌端丽。而且熟稔《四书》、《五经》，就连《左传》和《论语》也过目成诵。耳听为虚，当他听说于凤至正月十五要陪母亲去吴家庙进香，遂灵机一动，生出一条妙计，要仿效秦少游与苏小妹化装赴庙会的故事，闹中取静

寻觅知音者，届时再寻机当面试试于凤至的才学，如能相见，再对上几句诗章，岂非人间妙事？

十五这天，张学良换了青衣小帽，早早来到吴家庙等候。然而，女客纷至沓来，却唯独不见于家的车轿。千呼万唤始出来，张学良整整等了一天，黄昏时分，于家的车来了。张学良精神一振，来到偏廊的前檐下，向庙门口打量。一辆双轮加篷的小马车刚刚停下，车夫抢先跳下来，忙将一只小木凳在车下放好，然后用鞭杆挑起绣花车帘，从里面请下个颤巍巍的老太婆，这是于凤至的母亲。张学良的目光专注地望着车内，他想随后下车的就是于凤至了。车帘一撩，先伸出一只绣花鞋来，一个胖姑娘下了车，上红下绿，倒也风流；圆圆脸颊，生着两只小眼睛；一张涂红的阔嘴里，生着两颗虎牙。张学良瞟了一眼，我的天！想不到于凤至原是这般模样，张学良心里一阵恶心，仿佛吞咽了一只绿头苍蝇，大好的兴致全被这于凤至的出现搅得一干二净。雾里看花哪有意中人，张学良厌烦至极，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二天早上就离开郑家屯，返回奉天。

1915年的端午节，于文斗携女儿凤至到古城奉天，为一批货物，顺便再买些文房四宝、古书字画。吴俊升闻之，极力游说于文斗要于凤至与张学良一晤，但于凤至却以张学良前次到郑家屯冷落于家的旧怨而委婉拒绝。吴俊升做媒心切，就怂恿张作霖命张学良去见于凤至，并对张学良说，那次在吴家庙见到的是于凤至的丫环彩云。张学良慑于父亲的威力，万般无奈，只得应允，但他提出不公开身份。吴俊升遂记起于凤至托他买古画真迹的事，决定让张学良以画店掌柜的身份与于凤至见面。

这天，张学良在吴俊升的陪同下，来到于氏父女住的“天益堂”药房。张学良猛一见于凤至，不由暗吃一惊。这是位袅娜窈窕、俏丽无比的青年女子。她衣饰素洁，荆钗布裙；面似桃花，妩媚端庄；娥眉带秀，凤眼含情。奉天城内的名门闺秀，张学良见过何止万千，却从来不曾见过这样古朴端丽的女子。她那流盼的眼波，春水莹莹，仿佛一下子看透了张学良的心。她莞尔一笑，百媚顿生，越发使张学良心慌意乱，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凤至，张掌柜带来的可都是旷古真迹，倒要看你的眼力了！”吴俊升的话提醒了正在窘态中的张学良，他动作麻利地展开一幅古画来。

这是幅清淡幽雅的《竹兰图》。张学良斜睨了于凤至一眼，显得十分内行地说：“这是地地道道的珍品，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的《竹兰图》”。说完，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于凤至娴静地凝视着《竹兰图》，有一刻钟一言不发。沉默良久，抬头盯着张学良问：“请问，这张画要多少钱？”

张学良觉得好笑，冷然地伸出三个手指。

“三百？”于凤至问。

“三千！”张学良纠正道。

“三千？”于凤至“格格格”地笑了，“依我看，真画三千不多，假画嘛，连三十块也不值。”

张学良心里明白，不觉乱了方寸，暗叫“厉害！”嘴上却咬得满硬，他不相信这个乡下姑娘有如此眼力，忙说：

“价钱事小，你可千万不能贬低珍品的价值！”

“珍品！”于凤至冷冷一笑：“板桥画竹，挥挥洒洒，

意味横生，初看轻俗，实则暗藏风骨。可是，这张画，空有架子却无神韵，显然是后人伪造的赝品。”

“这个不买了。掌柜的，再拿一张给姑娘看看。”吴俊升给张学良解了围。张学良急忙从画卷里又拣出一轴。这是一幅草书，上面龙飞凤舞写着一首七绝：“规摹简古 争 人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于凤至立刻看出这是苏轼的真迹，她万没料到，此行奉天，居然有幸一瞻苏东坡暮年被贬琼州时的遗墨，决意要买下这幅字。于是，脸上作不屑之色，问张学良说：“请问这幅字……？”

“八百块。”张学良见她无意买画，便信口应她。

于凤至微微一笑，抛出一千块钱朝柜上一放，“买下了。”张学良见了，想改口标价为时已晚，心里又悔又急，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急忙将其它字画收了起来。

于凤至心中暗笑，她早已从吴俊升和张学良的神态中，窥测出这个掌柜决非一般人物。想到吴俊升几次来天益堂，为她和张学良的婚事说项，莫非眼前这被称为画店掌柜的青年后生，就是在古镇冷落于家的那个薄情郎君吗？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何不考他一考，看他这帅府的少爷肚里到底有多少货色。想到这里，上前说：“掌柜的，你的画我看的看了，买的买了。我昨天买了两幅画，请你鉴定鉴定，不会不给面子吧？”张学良防不胜防，只好硬着头皮看于凤至打开一轴画，原来是一张《钟馗捉鬼图》。此画他早有耳闻，未曾目睹，今见真迹，连声叫绝：“好画好画！是唐名画家吴道子的真迹。”

“不！”于凤至语气肯定地说：“它是出于吴道子的门

生黄筌之手。”于凤至还要发难张学良，吴俊升却喝住了于凤至，公开了张学良的身份。自然，张学良当众出丑，惭愧难当，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自此一面，张学良数日忧思重重，不思茶饭，脑际不断浮现于凤至温文尔雅的神态和娇矜持重的举止。浓浓的思恋在张学良的笔端草成《临江仙》词：

“古镇相亲结奇缘，秋波一转消魂。千花百卉不是春，厌倦粉黛群，无意觅佳人。芳幽兰挺独一枝，见面方知是真。平生难得一知音，愿从今日始，与姊结秦晋。”

《临江仙》传到于凤至手中，她不难从词中体味出张学良真诚的心在跳动，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她仰慕、爱戴和忏悔交集的复杂心情，于凤至那颗已冰冷的芳心，被这一笺小词融化了，并重新点燃了爱情之火。

于凤至也作了一首《临江仙》的答词相赠：

“古镇亲赴为联姻，难怪满腹惊魂。千枝百朵处处春，卑亢怎成群，目无无丽人。山盟海誓心轻许，谁知此言伪真？门第悬殊难知音，劝君休孟浪，三思订秦晋。”

有情人终成眷属，意切者巧结伉俪。待到秋日和熙日，洞房花烛会婵娟。两年后，两人终结为秦晋之好。

赵四风波

爱是纯情，是真诚，是永不变心，生死不渝。它萌生在人的心里，永驻在人的心里。它是不必“对天盟誓”，或经“诺言的仪式”，更不必“提忠贞二字”。“赵四风波”的发生也许就能证明这一点。

赵四小姐，名一荻，又叫绮霞，因其上有三个姐姐，她

排行第四，所以家里人都称她为赵四，有时也写作赵媼。赵四的父亲赵庆华（字燧山），在北洋政府时代连任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的局长。赵一荻出生于香港，童年是在天津度过的。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当政时期，天津是达官显宦的一处居停地。张作霖和赵庆华在天津都安有“公馆”。他们之间过从甚密，眷属常有往还，其子女自然也经常聚伙嬉戏在一起。

赵四小姐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益发出脱得好看了。一双明丽的眸子，水汪汪的；两道细而长的眉毛，仿佛用炭铅描绘的两片柳叶儿；白里透红的面颊上，镶嵌着两个浅浅的酒窝儿，更增添了几分动人的魅力。她的性格极其温柔贤淑，气质也很特别，既有大家闺秀的雍容大度，又不失小家碧玉的精明细致，温文尔雅，达理通情。

1926年，赵四小姐的大姐已经出嫁，二姐和三姐，业已长成了大姑娘，虽订了婆家，却不急于出阁。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较为解放，不愿恪守深闺，相伴出入交际场所，开始了社交活动，常去的地方是蔡公馆。蔡公馆的主人，是张学良三弟张学曾的岳丈，他曾留学德国，颇有西洋派头，经常在府内举办舞会，放映电影，邀请天津大家子女参加玩乐。赵四小姐的两位姐姐每次从蔡公馆玩毕回来，总要争先恐后向家人炫耀一番娱乐的热闹情景，赵四小姐听了，颇觉好奇，便要求两位姐姐带她去玩。

这年暑假，偶然在蔡公馆见到了张学良。这时的赵四小姐，虽只十五、六岁，却已到了少女情窦初开的时候。她见张学良英俊飒爽，结实健壮，眉宇间凝结着一种为常人所缺乏的勃发英气，特别是谈吐不俗，虽为军人，却无丝毫的武

夫粗野之气。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潮猛烈地冲击着青春的心扉，顿感相见恨晚。而张学良也在和赵四小姐交谈中注意到她尽管淡妆素裹，不施粉黛，反而透出一种天然的美。而这种天然美给人的诱惑力，又是那种经过着意修饰的美所望尘莫及的。更给他好感的是，这位四小姐不仅举止文雅，性情温和，尤其思想开通，言语间每每含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意味，可引为同志了。这样不觉在心灵深处蓦地涌起一股浓烈的爱慕之情。

就这样，两人很快相识相知，成为好朋友。1928年暑期，天津诸家眷属子女多去北戴河海滨避暑，张学良、赵四小姐又在那里相会了，从此感情日益亲密起来。

1929年秋，张学良同赵四小姐相约，秘密去沈阳北陵同居，并让她就地入大学深造。赵四小姐求学心切，更由于对张学良的爱慕，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赵四失踪”传闻。

这时，张学良同于凤至已经结缡多年，并且生有子女，为了家庭的和睦，赵四对外的名义只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而对内人们则称赵四小姐。赵四小姐对此从不计较，只要能一心爱恋着张学良，至于名义上，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常言说，一个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在与赵四小姐的共同生活中，张学良越发感到赵四小姐不仅美貌出众，而且才智过人！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她得以年轻便才华横溢，她不仅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而且精通英语、熟谙密码，渐渐地成了自己得力的助手。

好事多磨。赵四小姐的父亲得知赵四与张学良去沈阳同居的消息，震怒异常，随即在报端发表声明：四女不孝，与

人私奔关外，有辱门庭，声明自即日起，与赵四脱离父女关系，断绝一切来往，并宣告，自身惭愧，从此不再为官！

这消息，对赵四这样一位尚不足十七岁的少女来讲，不啻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本来，在此之前，对于赵四就有些微词。因为在那个时代，象赵四这样一位有教养的名媛小姐、大家闺秀，竟干出与人私奔之事，而且还没有正式夫人的名分，这在当时的舆论界，已是一派哗然。赵四孤身栖居北陵，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对此，张学良虽常引以为疚，但总以为时间可以消融人们的愤怒，他想过一段时间，待赵四的父亲火气消下去之后，再悄悄通过熟人的疏通，为他们设法修复父女的感情。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快竟演成了登报声明，公开决裂！刹时间，赵四竟变成了有家难归的孤儿！

张学良望着赵四小姐那因为哭泣而变得红肿的眼睛，只觉得悔恨交加。他悔恨、愧疚、郁闷，胸口仿佛象被重石压着一样。蓦地，他挥笔草书：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赵四知道这是汉代的乐府民歌，是写一个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一开始“上邪”也即“天啊”的强烈呼叫，随后是为了表达长远相爱而一气连举了五件事，她发誓说，除非山川崩竭、天地毁灭、冬天打雷、夏天飘雪，否则她的爱情就不会终止！

这是从古至今最强烈、最彻底的爱情誓语。张学良在借此盟誓。赵四小姐心里热乎乎的，虽然外面寒气砭骨。她紧紧偎

在张学良的身旁，默默无语。但彼此却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脉搏的跳动，感受到心灵的交流，感受到一种爱情的彼此渗透……

红粉知己

“我久居洛杉矶，已有十五年未能尽妻子的责任，对此深感内疚。而绮霞妹妹三十年如一日，伴随汉卿奔走流徙，对此我由衷的钦敬。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伴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皆碑。其实，他俩早就应该结成缘梦。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他们的结婚表示衷心的祝贺！”

读着张大千转来的于凤至答应离婚的复信，张学良和赵四都不自觉地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草长莺飞春暮，往事如烟，使人心酸。

1936年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在英国得知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忧心如焚。1937年早春，于凤至回到国内，开始了艰难的伴狱生活。她随张学良辗转于奉化、江西萍乡、安徽黄山、湖南郴州、沅陵和贵州息烽等地。“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张学良为感激于凤至对他的患难挚情，曾为于凤至题诗一首。到了1940年，于凤至在狱中积郁成疾，不幸患了乳癌。经张学良多次出面向戴笠提出交涉，于凤至始得获准赴美国就医。赵四小姐在香港获得消息后，毅然决定前往张学良的囚地，风雨同舟，以沫相濡。